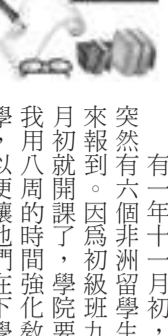


東西走廊



我從來沒有教過非洲學生。初次見面，其他一六個學生，僅有一人會英語，其他人只會法語。語言不通，無疑是個大麻煩。

因為是突然增加了班級，裝有空調的教室已經排滿，只能在普通教室上課，而且是朝北的大教室。杭州的十一月，說冷就冷。這六個來自非洲中南部的年輕人，初來乍到，都是外穿一件羽絨服，裡面一件T恤，下穿窄窄的牛仔褲。一堂課還沒下到一半，就凍得坐不住了。我挺心疼的，但也無計可施。我的英語太差勁，又怕恰當地給點忠告或表示慰問，又怕好像早有準備，徒增疑惑。他們倒好像早有準備，一下課就上講台換上自己的CD，馬上按着節拍扭動起來。於是教室裡呈現出這樣一幕：一個個擰着脖子，拍着手又拍肩，拍胸口再拍背，隨着節奏，腳尖一點點轉重心，人也就從左到右一點點轉轉重心。霎時間，一支舞隊逡巡在課桌之間，剛才還空空蕩蕩的大教室正好成了他們的舞池。雪白的大牙，賊亮的眼眸，還有那讓人一聽就難忘的陣陣笑聲，讓置身其中的我，覺得教室晃動起來，血液好像也在升溫。舞隊轉到講台邊，那個會講英語的男生，邀我加入，我也身不由己地轉了起來。這下可好了，學生們哈哈大笑，是因為我可笑的動作？還是出乎他們的意料：這位年過半百的中國老師居然也會跟着一起扭動？不知他們笑什麼，也不管他們怎麼笑，反正一跳人就熟了，我們第一次課的目的也達到了：彼此願意交流並可以交流了。

非洲舞蹈與「川」字之美

未已

下一節課，我先用毛筆示範。譬如「川」字，一撇兩豎，描摹水的流動。撇是長撇，最具有動感。第一豎短而收鋒，第二豎長而顯鋒。為什麼要寫得第一豎短，第二豎是末末一筆，可以盡顯漂亮的筆鋒與收鋒的瀟灑。這一撇兩豎雖然都是極簡單的縱向線條，似乎單調而少有變化，互相也沒有交叉結合。但細細品來：左右稍長中間略短，左側則極顯靈秀。寥寥數筆，美不勝收。如果沒有對流水靈動的感受與記憶，造不出「川」字；如果沒有對漢字之美會心的體悟，如果沒有一點類似於中國人的審美情趣，要理解「川」字之美，還真需要不短的時間呢。

還是我這個教書先生，語言還是不太通。但伴隨我磕磕絆絆、中英文互雜的講解，和我那並不漂亮的毛筆字的次第出現，下面發出了一聲聲讚嘆。他們的眼睛更亮了，一個個露出若有所思的驚訝或若有所思的欣喜。接下去就做好了「手」的豎鈞肯定朝左，順勢作好接下來的「提」的準備。「金」的豎鈞肯定朝右，因為右邊還有好多筆劃等着呢，怎麼可能反向左拐而「捨近求遠」呢？這不需要教了，同學們已明白了漢字筆順的合理性，一個個越寫越好，越寫越美了。

(《我的外籍學生》之四)



續紛華夏

北京什刹海酒吧街附近著名的銀錠橋目前正在大修。很多媒體報道中都說「銀錠觀山」是「燕京八景」之一。

「銀錠觀山」一景是什刹海前海和後海之間的一座單拱白石橋，因橋形似銀錠，所以得名「銀錠橋」。銀錠橋始建於明代，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。由於其地風光旖旎，最是風雅去處，有明以來，對其稱頌不絕於口。《燕遊覽志》稱此「城中水際看山第一絕勝處也。」清宣統年間，攝政王載灃住在後海北沿醇親王府(北府)，銀錠橋是他每日進宮的必經之路，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，汪精衛在此橋下埋藏炸彈，欲謀刺載灃，因謀刺行蹤被發覺而失敗，銀錠橋因此更為出名。一九八四年，原橋拆除重建，在橋身正面鑄刻着由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軍士題寫的「銀錠橋」三個楷體大字。一九八九年，該橋被公布為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。一九九九年後，銀錠橋橋頭東南處立起一塊由楊堂庭書「銀錠觀山」四字的巨石，別看銀錠橋橋體不大，卻是什刹海景區的神來之筆。

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疏通了大運河和通惠河，使什刹海的後海成為大運河的最終碼頭。當時南方的大批貨物要通過大運河和通惠河運到什刹海的前海北岸(今銀錠橋以東的煙袋斜街一帶)。所以岸上是商舖酒肆林立，湖內則是「鱸船蔽水」，熱鬧非凡。

銀錠橋的位置是連通前海和後海的交通要道，當時人們在銀錠橋往西遠望，因西邊的後海和西海(積水潭)是寬闊的水面，沒有遮擋，可望到遠方起伏的西山，景觀壯麗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只是現在什刹海周邊已被高樓包圍，觀看西山絕無可能。

銀錠橋處在古時還有兩種獨特的著名景觀，一是「銀錠觀山水倒流」(即為方便漕運，在萬寧橋處設有水閘，水閘落時，從銀錠橋處響，水往西流)；二是「冰吼」(冬天結冰時發出的響聲)。銀錠橋處自古又有「三絕」之說，即：眺望西山、觀賞荷花、品嚐(烤肉季)烤肉。

北京自金代起，就出現了流傳至今的著名的「燕京八景」。

「燕京八景」起源於金章宗的明昌年間，據《明昌遺事》記，當時的燕京八景分別為「居庸疊翠」、「薊門飛雨」、「太液秋風」、「瓊島春陰」、「西山積雪」、「玉泉垂虹」、「盧溝曉月」、「金台夕照」。直到清乾隆年間，乾隆皇帝下旨，在八景處立碑，他不但在碑正面親筆題寫名，並在碑後各題景詩一首。這樣，「燕京八景」才正式定下來。題名分別是「居庸疊翠」、「薊門煙樹」、「西山晴雪」、「玉泉約突」、「太液秋風」、「瓊島春陰」、「盧溝曉月」、「金台夕照」。

因「燕京八景」始出現於金章宗時，當時還沒有什刹海的銀錠橋，當然也就不會有「銀錠觀山」的景觀。而「燕京八景」中的「太液秋風」、「瓊島春陰」、「西山晴雪」、「玉泉約突」都在皇家園林中，平常百姓不能進入觀賞。而「居庸疊翠」、「西山晴雪」又遠離京城。而在元代時大都城(北京)已成為全國的都城，故在元、明時又有文人墨客選出了新的八景，以供都人遊覽，這八景被稱為「燕京小八景」，又稱為「民間八景」。

「燕京小八景」即一：「銀錠觀山」：什刹海銀錠橋處觀西山，為京城觀西山第一佳處。二：「西便群羊」：西便門外空地上一片大白欄圍石，遠看好像一群白羊。三：「東郊時雨」：朝陽門外東郊春耕圖，在細細的春雨中，農夫趕着耕牛在耕地。四：「南園秋風」：南苑南海子的秋天，秋風中樹木金黃，秋意盎然。五：「燕社鳴秋」：大興采育聚燕台，秋天北方的燕子要聚此成群南歸，成一奇觀。六：「長安雙塔」：西長安街北側(今電報大樓處)遼代的慶壽寺，到元代修有雙塔塔俗名雙塔寺。七：「迎光返照」：東城燈市口二郎廟的古建築和紫禁城(故宮)的宮殿，在陽光下相互映照。八：「石幢燕墩」：永定門外的燕墩，墩上石幢有清乾隆御書《皇都篇》、《帝都篇》。



七月流火·亢烈

馬斗全

二〇〇五年秋，上海《文匯報》「筆會」曾刊發過流沙河《七月流火，不能再錯用了》之文，批評不斷有人將「七月流火」錯當作形容天熱來用。有人則提出不同意見，認為本謂天氣漸漸涼了的「七月流火」，也可用來形容天熱，並舉宋末劉克莊《永寧寺祈雨疏文》「七月流火，不勝亢烈之憂；三日為霖，未慰滂沱之願」為證。

二〇〇七年夏，又見中國作家網有文章指劉克莊最先誤用「七月流火」。後又見《光明日報》(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)「文薈」副刊有劉成章《錯了地方》、為其誤用「七月流火」辯解說：「千百年來，一些不墨守成規的文人就脫開此話的原意，用它抒寫炎熱的天氣。」所舉「千百年來」之一例，也是劉克莊那兩句，以此證明本謂火星

西移天氣漸漸涼的「七月流火」，完全可以用來抒寫炎熱的天氣。看來，為了不誣枉古人，更為了不貽誤今之讀者，有必要對「亢烈」一詞略作辨析與說明。在「亢」的諸多義項中，有「旱」、「旱災」之一義。如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：「經濟旱之災。」古代典籍中「亢旱之災」、「歲時亢旱」之語甚多。又有「旱亢」、「亢乾」之說，與「亢旱」同，如唐代《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》：「列郡旱亢，祈之則霖雨。」明代《天工開物》：「遇無雨亢乾，則汲水一升以灌之。」此外還有其他種種用法。《論衡》數有「亢陽」一詞，如「久陽為旱；旱應亢衡。」又《周書·于翼傳》：「每逢亢陽，禱白兆山祈雨。」《法苑珠林》：「刺史以亢災既久，便任祈請，……當夕霑雨。」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：「亢嘆之咎，殆不虛發也。」又明

「梅花似我」

——讀《張充和詩書畫選》

李國濤



燈下集

二〇一〇年末逛書店，買了幾本書。其中最令我滿意的是《張充和詩書畫選》(三聯，二〇一〇·六)。作者是「合肥四姐妹」中最小的一位，今年也九十八歲了。可以說她一生都生活在傳統文化的精粹之中，從小受教於名師，六歲開始練字；後來就讀於北京大學。抗戰中在昆明時，與當時名流一起研唱昆曲，從沈尹默學書法，一九四七年曾在北大講授書法和昆曲。

總之，她一直在最精緻的中國傳統文化裡生活。四九後她與德國丈夫、漢學家傅漢思留居美國。但是居於異國並未斷絕她對中國詩、書、畫及昆曲的深研。據說每天還是堅持要寫一張楷書。《張充和詩書畫選》是白謙慎所編，其中的解說得體而有據，很有趣。我覺得有此一編在手，展玩起來，可以終日無倦。這是難得的中國傳統藝術，怡悅性情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當然要從這樣的書裡尋找濃厚的社會意義，那會徒然。我覺得讀這樣的書就是要有一種只要文化享受，而不顧其他的心態。我讀過白謙慎的《傅山的世界》和《傅山的交往和

應酬》，這兩書談傅山所處的時代，以及傅山的社會活動及社會意義就很多，分析也透。張充和當然和傅山不同。那就採用另一種談法。據我看來，都很得體。這就叫好。《張充和詩書畫選》當然有詩、書、畫三類作品。她的詩我以前讀過一些，很喜歡。喜歡她把細微精緻、不易描述，甚至不易覺察的心理，寫到詩裡。譬如《題沈從文墓》第一首云：「鳳凰好，山水樂無涯。文藻風流足千古，苗家人是一枝花。此處最宜家。」當然，沈是鳳凰縣人，這裡是他的家。但是，墓在這裡，才是真正的用意——永遠的家。在題畫詩《小園即事之十》裡寫道：「一徑堅冰手自除，郵人好送故人書。」這是盼着友人的信呢。幽微的心意，傳達得真好。詩的部分都是張充和手書，山水畫的題詞也都有用小楷題的詩詞，所以看起來全書還是以書法為重頭。而選者白謙慎的注視焦點，也就是評說最多的，也是書法部分。

張充和的書法以楷書為主，據我看來，真是娟秀無比，足見功力深厚，而且博採衆長。白謙慎評說道：「沈尹默先生曾以『明人學晉人書』評之，堪稱允當。」明人學晉人，又是指何人？明人是指明代中期的王寵，他的楷學二王，娟秀非凡。白謙慎研究傅山書法很



早春二月 (攝影) 楊芳菲

文化什錦

待錢之道

季旭東

在當今商品經濟發達的情況下，錢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，正所謂「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」。即便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，也是在其摯友恩格斯辦廠賺錢的資助下才得以完成《資本論》等一系列巨著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人們對錢的稱謂也很多，如鈔票、票子等通俗的叫法，貨幣這樣的經濟學稱謂，人民幣、美元以及盧布等具體幣種的名稱等。此外還有像「四偉人」(老版百元人民幣)、「老人頭」(舊日幣)、「甘地」(印度盧比)一類調侃的說法。

有錢便可以購物，因而錢就是財富。這使得一些人對錢頂禮膜拜，唯錢是從。在他們看來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錢多能使磨推鬼。錢在他們眼裡是神，是王，是萬能的主；至於其他什麼才華、友誼、愛情等與錢相比都是等而次之的。對於金錢至上的人來說，除了多多賺錢，快快發財外，再無更大的樂趣；為了錢，他們可以不擇手段，誠如馬克思說過的：……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潤，他們就會活躍起來……有百分之百的利潤，便敢於踐踏人間一切法律。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，便不惜冒着絞首的危險……世上之所以會有那麼一些金錢至上的人，全是拜金文化幾千年演進的結果。

其實，錢在初到這個世界上時，只是為了方便人們交換物品，其身價並不很高。在古代中國，最早的貨幣只不過是一些貝殼而已；至今我們還能從財、費、飽、貨、賂、賺等與錢有着或遠或近關係的貝字偏旁中感受到貝殼留下的痕迹。後來，隨着經濟的發展，社會逐漸步入商品時代，錢也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被逐步神化；它們首先出現在古人用具，如陶器及瓷器的裝飾圖案上。

再後來又被請上了圖騰等人們崇拜的神壇。這樣，本是人們為方便自己而創造出的錢也就一步步地變成了能支配人，且無所不能的神，並且人們還塑造了趙公元帥、真武大帝等財神、福神去拜祭。

被神化的金錢在長期的商品經濟發展中，已然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。且不說時下的拜金主義氾濫，物慾橫流，即便是人間一些最神聖的東西也多少留下了拜金文化的烙印；本來母子關係是非常聖潔的，可是古人卻偏用此作文章，杜撰出了青蚨的神話：說如果擁有青蚨蟲，便可將母青蚨蟲的血塗在一些錢上並把之花掉，同時保有塗了子青蚨蟲血的錢，則被花掉的錢便會因母子難分而回來；反之亦然，因而錢又有了青蚨的別稱。甚至古錢因形狀也使人們將其尊稱為「孔方兄」。

從根本上講，錢就是購物的貨幣，但如果將之視為神而去膜拜去追求，便會淪為其奴隸，為其所左右而不能自拔。反之，我們要是對錢有個正確而客觀的認識，那麼錢就只是個能給我們以方便的工具。在如何看待錢方面，古人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」，「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带去」，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等等，都是對我們有益的格言。

當然，我們都是食人間煙火的凡人，有些錢我們是必須得去掙的，如維繫我們生命及基本生存條件的吃飯穿衣錢等；有些錢是可以掙好的。有餘錢又有興趣，合法的掙取自己健康或透支自己精力的錢不掙也罷；有些錢是不可以掙的，那些要靠損公肥私，損人利己或者欺騙忽悠去賺的錢都屬於此類；有些錢，如要以販毒、搶劫等危害社會，觸犯法律行為為獲取錢，則是萬不能掙的。總之，不崇拜，不無視，客觀地認識與把握金錢，當應是我們的待錢之道。

誠信乃素質

郭文斌

誠信在中國價值觀的海洋中，是一條很重要的貫穿線。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，其實就是一部誠信史。在古代，誠和信其實是兩個次第的價值觀。在古人理解，誠所表達的更接近本體，或者說難度更高，或者說更本心來講的。看誠信，什麼叫誠呢？真心是也。它是相對於什麼叫誠。上面已經講過誠字，說明至少在造字的這個時有這樣理解，我們才會知道什麼叫「信」。就像我們理解「誠」，不用註解，你一下子就能理解什麼是「誠」。就像我們理解「信」，就要把它放在「天」性、「地」性、「人」性、「鬼」性、「神」性、「鬼」性、「人」性、「鬼」性、「神」性、「鬼」性、「人」性、「鬼」性、「神」性、

「凡出言，信為先；許與安，奚可焉。」到「過能改，歸於無；倘掩飾，增一辜」，《弟子規》作者以此談論「信」，但在我看來其實是在講「誠」。那麼，誠的目的是什麼呢？孟子曰：「居下位而不獲於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獲於上者，不信於友，弗獲於上矣。信於友有道：事親得悅，弗信於友有道：反身不誠，不悅於親矣。誠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在孟子看來，這個「誠」是什麼東西？天道。就像整個天體都在表演一個「誠」字一樣。如果哪一天，銀河系宣布關門一天，那將是一個什麼情形？如果哪一天，太陽說，我今天休一天假，世界將是一個什麼情形？如果哪一天，月亮說我今天不繞着太陽轉，我要去繞着木星轉一圈，那將是一個什麼情形？如果春天說，今年我就是遲遲不肯到來，等夏天過後再說吧，那將是一個什麼情形？如果大該立春春，該立春時它就立春，該立夏時它就立夏，該秋時它就秋，該冬時它就冬，該驚蟄時它就驚蟄，該霜降時它就霜降，同樣在表演一個「誠」字。

整個宇宙道德都在表演誠信。而人既然是宇宙中的一分子，就要向宇宙學習。孔子說：「一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可見孔子對信的重視。在《論語》中，信顯然有兩個含義：一是受人信任，二是對人有信用。人生活在群體中，與人相處，得到別人的信任和信託別人同樣重要。當年，子貢問孔子如何治國，孔子說要做到三點：「一、足食，二、足兵，三、足信。」足食，是老百姓的糧食；足兵，是老百姓的軍備；足信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。子貢問：「如果不得已必須去一項，去哪一項？孔子回答：「去兵。」去兵，又問：「如果還必須去一項，去哪一項？孔子回答：「去食。」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可見，在孔子看來，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麼都重要。治國如此，其他事何嘗不是如此。如果得不到別人的信任，什麼事都辦不成，如果信任別人，還是什麼事也辦不成。

誠信在中國價值觀的海洋中，是一條很重要的貫穿線。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，其實就是一部誠信史。在古代，誠和信其實是兩個次第的價值觀。在古人理解，誠所表達的更接近本體，或者說難度更高，或者說更本心來講的。看誠信，什麼叫誠呢？真心是也。它是相對於什麼叫誠。上面已經講過誠字，說明至少在造字的這個時有這樣理解，我們才會知道什麼叫「信」。就像我們理解「誠」，不用註解，你一下子就能理解什麼是「誠」。就像我們理解「信」，就要把它放在「天」性、「地」性、「人」性、「鬼」性、「神」性、

七月流火·亢烈

馬斗全

二〇〇五年秋，上海《文匯報》「筆會」曾刊發過流沙河《七月流火，不能再錯用了》之文，批評不斷有人將「七月流火」錯當作形容天熱來用。有人則提出不同意見，認為本謂天氣漸漸涼了的「七月流火」，也可用來形容天熱，並舉宋末劉克莊《永寧寺祈雨疏文》「七月流火，不勝亢烈之憂；三日為霖，未慰滂沱之願」為證。

二〇〇七年夏，又見中國作家網有文章指劉克莊最先誤用「七月流火」。後又見《光明日報》(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)「文薈」副刊有劉成章《錯了地方》、為其誤用「七月流火」辯解說：「千百年來，一些不墨守成規的文人就脫開此話的原意，用它抒寫炎熱的天氣。」所舉「千百年來」之一例，也是劉克莊那兩句，以此證明本謂火星